

蜜蜂脑袋奥勒

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民主德国] 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著

蜜蜂脑袋奥勒

胡其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rwin Strittmatter

CLE BIENKOPP

本书根据柏林 Aufbau-Verlag 1964 年第 6 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蜜蜂脑袋奥勒

〔民主德国〕埃尔温·施特利特马特 著

胡其鼎 张荣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25 插页 6 字数 315,000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书号：10188·599 定价：2.65 元



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

译 本 序

在当代外国小说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多见。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蜜蜂脑袋奥勒》便是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这一历史时期内农村的社会变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部小说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它打破了当时民主德国文坛上比较沉闷的空气，并且引起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辩论。如一九六四年《星期日》第十八期上的一篇文章（H.雷德克尔：《图书与影响》）所称：“一本书激动了人们的心。大家都在谈论它，大家都在就它进行争论，甚至象就切身有关的事情那样地进行争论，既热烈又激动……奥勒（小说主人公）好象生活在大家的家里似的。”争论的结果，肯定这部小说的意见占了上风，并认为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应有新的功能”，应揭示“重大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六四年，小说作者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被授予民主德国国家奖。

施特里特马特是五十年代初在民主德国文学界崭露头角的一位作家。他一九一二年出生在施普伦贝格，其父是面包师兼小农。施特里特马特从小在下劳齐茨地区的农村中长大，后进城中中学，因受有钱人家子弟的鄙视，愤然弃学，回村习面包师手艺，

先后当过侍者、饲养员、司机和帮工，一边自学，提高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入伍，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逃离军队。一九四五年，他在家乡以面包师为业，土地改革时分得了一份土地。一九四七年，他任七个小乡的乡长，并兼报纸的人民通讯员，后任森夫滕贝格城报社编辑。一九五〇年，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牛车夫》。这部“成长小说”通过中心人物洛佩——一个农村无产者在贫困与无望的环境中寻找出路的坎坷经历，展示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农村的阶级关系。一九五三年，他的四幕喜剧《卡茨格拉本。农民生活场景》在著名剧作家贝·布莱希特的导演下，由柏林剧团演出。布莱希特认为这是“把当代农村阶级斗争搬上舞台的第一个剧本”，并称施特里特马特“虽不是从无产者中涌现但同无产者是站在一起的”新作家。一九五四年《丁柯》出版。这是施特里特马特专为少年儿童写的长篇小说。老克拉斯克在土改后分得了土地，但他却又把自己和全家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作者通过一个天真幼稚的十岁孩子丁柯的眼睛，来反映他那位受旧思想束缚的老祖父的种种落后行为，读来令人捧腹，也发人深思，效果极佳。上述两部作品使作者两次荣获国家奖。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创造奇迹的人》的第一卷于一九五七年问世，后来他又分别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八〇年发表了第二、三卷。这部作品以主人公施坦尼斯劳斯·比德纳尔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为主线，剖析了本世纪初以来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与生活状况，也涉及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评论界认为这是作者迄今最成熟的作品。一九五九年，施特里特马特当选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后任副书记）和艺术科学院院士。他一直以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身份居住在格兰西县的道尔戈夫村。他的作品还有戏剧《荷兰新娘》（1961年），以及《一堵

墙倒了》(1953年)、《九月里一个星期二》(1960年)和《舒尔岑霍夫年历》(1967年)等短篇集。

《蜜蜂脑袋奥勒》不仅是施特里特马特的力作,而且是反映民主德国文学创作成就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分一、二两部。

第一部写战争结束、土地改革以后六年,布卢梅瑙村一个绰号“蜜蜂脑袋”的农民党员奥勒·汉森串联村里不善于经营而仍处在贫困境地的农民和雇农等,组织了一个“新农民团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雏型),但他遭到村政府秘书弗丽达·西姆森、村党小组书记扬·布勒特的反对。县委书记冯施格特劳伊一则因为没有“上面”的指示,二则听到西柏林电台广播了有关“新农民团体”的消息,怕西边造谣生事,闹出乱子来,便出面干涉,并指责蜜蜂脑袋“帮助敌人”,蜜蜂脑袋愤然退党,但坚持办他的“新农民团体”。

第二部写由于“上面”有了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蜜蜂脑袋恢复党籍、“新农民团体”改名为“丰茂田野”合作社以后六年,新的矛盾又来了。这一次,矛盾集中在如何发展养牛业的问题上。县里的干部瞎指挥,强令合作社饲养进口奶牛,盲目推广使用敞开式牲口棚。蜜蜂脑袋坚决抵制。他认为养牛业的发展必须同饲料的增加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并提出挖掘泥灰层来改良酸性土壤以增产牧草的建议,要求得到一台挖土机。但县委书记开了空头支票。这时,已任村长的弗丽达伙同县里管农业的干事克劳斯哈尔陷害蜜蜂脑袋,撤去他的合作社主席的职务。一场寒流加上饲料短缺造成奶牛大量死亡,这个严重的后果迫使冯施格特劳伊从错误中醒悟过来。当他拉着挖土机来到布卢梅瑙时,冒着严寒单枪匹马去挖掘泥灰层的蜜蜂脑袋奥勒已经累死在湖畔他的祖传土地上了。

第一部故事的主要情节的开展，是同蜜蜂脑袋与他的妻子安格蕾特关系破裂的过程揉合在一起的。安格蕾特本是渔夫的女儿，村里的美人，年轻时同锯木厂少掌柜拉姆施有私情，但因门不当户不对未能成婚，她便旋风式地迅速嫁给了蜜蜂脑袋奥勒。奥勒爱她，她并不爱奥勒。战后日子好起来了，能干而又十分自私的安格蕾特一心只想在经济上能达到象锯木厂老板拉姆施那种地位。当拉姆施果真反过来求她时，她想出一口气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并同拉姆施私通，重温旧好。这一打击使奥勒终于认清安格蕾特同自己走的不是——一条道，并下决心去组织“新农民团体”，和贫穷的农民一起走共同富裕的路。正当奥勒退党、“新农民团体”处于困境时，安格蕾特卖掉了奥勒家的公牛和母牛，取走存款，追随因谋害前任村党小组书记安东·丢勒而畏罪逃亡的拉姆施，也逃到西柏林去了。

第二部穿插了五十岁的奥勒同二十来岁的姑娘梅特克的恋爱故事。梅特克是应聘到“丰茂田野”合作社工作的家禽饲养员。她天真幼稚，乐于助人，有事业心。她暗暗爱上了奥勒，因为她深感奥勒人好。在奥勒连遭挫折时，她投入了奥勒的怀抱。奥勒不久就死了，但梅特克思想渐渐成熟，并且她已经怀孕了，小蜜蜂脑袋快要出世了。这一段姻缘，给整个小说增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奥勒是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他热爱生活，为人正直，勤劳能干，而且首先是个“梦想家”，但并非只耽于空想却无所作为的人，而是有了想法就要努力去实现、不达目的死不要休的人。他的这个优点也带来了他的缺点——固执。他真心实意地爱他的妻子安格蕾特，但这种真挚的爱又给他带来了另一个缺点——怕老婆。他的性格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的过程中发展的。

他是个实干家，但文化低，没有多少理论修养，因此当他受到官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压制和打击时，他只能愤慨地表示抗议，或者退党，或者单枪匹马地去干，结果酿成了悲剧。对于奥勒的死，在当时民主德国的评论界和读者中间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象奥勒这样好的人，不应该让他死去，甚至进而认为，让奥勒死掉，是“歪曲现实”。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学不是现实的简单反映”。奥勒体现了农民中的首创精神，但他也有自身的缺点，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本应该得到帮助和引导，但他得到的却是官僚主义者的空头支票和教条主义者的打击与陷害。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这种意见认为，奥勒的死，乃是作者的“一种艺术手法”，借以指出此类弊端的严重性，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

同奥勒这个中心人物相对立的有两类人物。一类是锯木厂老板拉姆施、富农胖子赛尔诺等。作者通过他们的活动，揭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另一类人物中，一个是女村长弗丽达·西姆森。她曾是纳粹军队里的一个女兵，对于肩章上银条纹和铜星越多的军官她越是喜欢。只是到了战争末期，她才开了小差。土改时，她因为有文化，当上了村长的秘书，又由于工作卖劲，被送进党校学习，从此成了一个死背教条、装腔作势、官瘾不小、不干好事的党员，而且个人品质相当恶劣。作者借老党员安东·丢勒的口，说她是“象被驯化了的动物似的人。这类人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高业绩上的一个可悲的污点”。另一个是县委书记冯施格特劳伊。在作者笔下，他是一个转变人物。他是工人出身的党的干部，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曾使别人（一个国营书店经理）吃过冤枉苦头（因此人说当代苏联小说并非都是伟大的文学，便被他目为反苏）。在新的环境中，他沾染了比

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工作中不顾当地实际，盲目照搬和推广上面安排下来的一套。但他最后还是觉察到了自己的错误和弗丽达的错误。他批评弗丽达说：“你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话自然也适用于他自己。作者通过塑造这两个人物，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种批评是尖锐的，但也是讲分寸的，然而，这部小说在突破当时民主德国文学中的“无冲突论”上，仍起了引爆作用。

作者在这部小说里，还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农村老一代的党员安东·丢勒和卡尔·克吕格尔，也有老社会民主党党员尼特纳格尔；有积极支持合作化的党员埃玛·丢勒和维尔姆·霍尔腾，也有只顾自己发家致富的党员扬·布勒特；有老农民，也有新农民（即原来无地的雇农或战后迁居农村的外来户、在土改中分得土地者）；有农村手艺人，也有酒店老板；有森林管理员，也有伐木工人。虽然作者所花的笔墨有多有少，但这众多的人物仍各有自己的面目或性格。同时，这些人物也各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比如安东·丢勒和卡尔·克吕格尔的文化低，扬·布勒特的自私和油滑等等，而这些都是旧社会所造成的缺陷。有的人物身上还有着纳粹时期思想影响的残余，如弗丽达和“丰茂田野”合作社会计博伊希勒。受旧意识、旧习气之害较深的，还有三个人物。一个是雇农赫尔曼·魏歇尔特，他为人忠厚，虔诚信仰基督教。土改时，他听信教会理事会负责人、富农赛尔诺的蛊惑，认为分别人的土地是违反教义的偷盗行为，所以不要分给他的那份土地。他因不堪赛尔诺的剥削加入“新农民团体”后，仍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这个组织，称它为“义人团体”，并把奥勒看成上帝的副手。另一个是弗兰茨·布默尔，原来是当地男爵老爷的马车夫，爱马如命。土改后他分到了土地，但不尽心务

农,也不会治家,加上他过去养成了赌钱的恶习,手里的钱不输光不罢休,结果又陷于贫困境地。这两个人物分别在奥勒和克吕格尔的影响下,慢慢地转变着思想。再一个是苦恼人曼佩,原名阿尔图·施利文,从前是村里的裁缝。他的妻子被男爵的督察官奸污后自杀,爵府和全村的人也不再找他做衣裳了。但他把这一切苦难遭遇统统看作是“命运”,并且借酒浇愁,成了酒鬼和地道的农村流氓无产者。为了几口酒,什么事他都肯干。他先替锯木厂老板拉姆施隐瞒了谋害安东·丢勒的罪行,后来又充当弗丽达陷害蜜蜂脑袋的枪手。这个旧社会造成的畸形儿既可怜又可恨。作者通过这些人物旨在说明,在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同时,人们还必须摆脱各种旧思想意识的包袱甚至枷锁,而后者要比前者艰巨得多。这一点也显示出《蜜蜂脑袋奥勒》是一部在思想性上有一定深度的作品。

施特里特马特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民的生活,因此他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形象来。他的语言朴素而且幽默,在人物对话的处理上,也别具一格。他善于把冗长的话改为转述的口气,把未尽之意由作者来补白,从而使对话变得简洁而生动。在故事的叙述上,作者以正叙为主,穿插倒叙为辅。比如在描述某一个人物当前的行为时,恰到好处地插入一段对该人物往事的回忆,这不仅点出当前行为的原委,也达到集中刻划该人物的目的。由于人物众多,线索也多,但多而不乱,而且都紧紧围绕并突出蜜蜂脑袋奥勒这个中心人物的行为这一根主线。横生的枝节,有的是为了制造悬念,有的是为了引出新的矛盾,使主要情节波澜起伏地推向高潮。蜜蜂脑袋的死是悲剧性的,但梅特克的成长又代表着希望。结尾处,矛盾冲突的根源被揭示出来了,眼前的矛盾似乎是解决了,但又使人感到前面还有新的、

有待解决的矛盾。

本书第一部由笔者所译，第二部是张荣昌同志翻译的。

胡其鼎

一九八三年春节

第一部



—

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人发射出铁鸽，并且不耐烦地等待着它们的归来。人期待着其他星球上的兄弟们的一封油印信。

在这个地球上，一个村庄算得了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个烂土豆表皮上的一个芽胞，或者是一个熟苹果向阳一侧上的一个红斑点。

农民蜜蜂脑袋奥勒，这个小孩子，有时要挨冻。他到他的妻子身边去寻找温暖。“我得做点什么，你才能让我上你的床，给我温暖呢？”

安格蕾特正当体态丰满的年岁；她不再是一块火红的铁，但她自有主意。“你能不能留起胡子来呢？”

胡子？胡子算什么？一种装饰？一种掩盖？猴子脸上遗留下来的毛？脸部这个田野上遮掩深坑浅洼的灌木丛？

“让我留胡子？”奥勒问道。

“留英国胡子。”安格蕾特说。

“象锯木厂老板拉姆施脸上的那种吗？绝对不行！”

“我可没想到过他的胡子。”安格蕾特说。

奥勒不能不考虑他妻子的愿望。他要得到温暖。他留起了所谓的水手胡子。水手胡子变硬了。

当蓄起这种硬胡子的奥勒去亲近安格蕾特时，她皱起了鼻子。“把你下巴上的树丛剃掉！”

奥勒剃掉了胡子。他要得到温暖。

蜜蜂脑袋夫妇象鸽子似地生活着，只是你也得想到，这种象征和平的鸟儿有时也要吵架，咕咕地乱叫一阵，用翅膀扑打。

安格蕾特考虑着她的事情，她会突然发作，专横跋扈。也许她随着自己更加富裕起来而在追求特殊的目的吧？

奥勒强壮，爱劳动，也爱享受生活的乐趣。他有什么有什么，可是他并不看重积聚起来的财物。他有的别人也该有。他把机器、挽畜和种子都借给别人，因而他不无理由地当上了农民互助会主席。在村里，这个组织简称互助会。

互助会为全村喂养了一头公牛。这头公牛强壮，干着它的活计。它前胸宽阔，腿似木柱，角象禾叉，气血旺盛。母牛都很满意。农民们也都满意。安格蕾特不满意。是啊，她打着什么算盘呢？

安格蕾特去找扬·布勒特。他是受互助会的委托喂养那头种牛的。“哪儿有这种规定，非得让你们的公牛坐在王位上，让母牛来朝拜？”

扬·布勒特放声大笑，笑声在牲口棚的过道里回荡。“难道你要把人的习惯搬到牲口身上来吗？难道要让这头公牛半夜三更爬进窗户去同你的母牛相会吗？”

安格蕾特啐了一口，活象一只被惹怒了猫。“找你那号人开玩笑去吧！”她坚持要求在她需要的时候，把互助会的公牛牵到她的牲口棚里去。她有五头在牲畜簿上登了记的母牛，她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扬·布勒特不愿意牵着他的公牛，象个卖唱艺人似地挨门逐户上别人家去。他同安格蕾特争执不下，却还吃吃地笑着。安格蕾特走来走去，强压着怒火。

奥勒挨冻的日子又来了。“我得做点什么，你才能让我上你的床，给我温暖呢？”

“要是你想减轻我的劳动，允许我喂养一头公牛的话……”

为五头母牛喂养一头公牛？对于奥勒来说，这可是一台带角的吃草机器，如果它的蒸汽压力不能充分利用，那就简直成了牲口棚里的炸药库。“村里不是有一头挺棒的种牛吗？”他说。安格蕾特不吭声。她走来走去，象嫩枝条似的苗条，诱人，一根蒙上一层霜的枝条。

“不过……”奥勒最后说……“要是养了公牛能减轻你的劳动的话……”

“好极了。谢谢！”安格蕾特赢了。

奥勒得到了温暖，或许他自己温暖自己。这种事情谁能知道呢？

二

伟大的战争^①结束后的头一年，对于村民来说，就象是零年。那样子就仿佛大家从头开始自己的生活。事事都讲公道，只要不再打仗就好。安东·丢勒、蜜蜂脑袋奥勒和其他讲公道的人倒是轻松了。

老农民^②赛尔诺从逃难的队伍上回来了，他衣衫褴褛，仅以身免。他那副模样就好比一个一百公斤的口袋倒了一半，但还能自己扶犁，由两匹劫后余生的马拉着，靠自己的两条腿，拖着笨

① 指德国纳粹发动的战争。此含讽刺意味。

② “老农民”指战前就是农民的人。下文“新农民”指战后到农村落户的人或土改后分到土地的人。